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補騙子□二則

京師某王，因公受罰，緣是致貧，眾所知也。時值創建大寺，佈施已成，唯乏殿材，匠人各處購求。乃有隨官服食者，登大匠之門，告曰：「我為某王府四品護衛。今王當窘急之際，欲貨其殿廷舊料，易以輕巧之木，冀得餘資以濟急需。」匠知王為開國勳裔，其府第皆梓楠為之，欣然願售，約日往觀。其人以親王名東至王府，告門官曰：「我為某王護衛，今王欲新殿廷，幕府內規模宏大，諭我帶同匠人觀之，以便如式構造。」王許之，乃邀匠人入。指點其梁楹，籌度其丈尺，詳細閱畢，偕至匠寓評價。其人曰：「先王成此殿，費□萬金，汝願以若干售之，不妨明言。」匠人曰：「材料已舊，大而無當，將必改為小用，不過萬金而已。」其人故作不願。往來數次，曰：「王今無奈，姑以售汝，當在某莊立券，汝先往俟之。」是日，朱輪華轂，王果至莊。其人為前驅，帶匠人入莊。王南面坐，匠踞請書券。王頷之，命從官書就，親筆簽押，先索定契銀三千兩，餘俟折換之日准算。其人偕匠入城交銀，並索費，亦先給三百，約日而散。至日，大匠帶人往拆殿廷，門官拒之。匠告以故，門官入白王，王召匠人，仰觀王貌，非前日之人也，知為拐駭。無言而退。

有衣冠華麗者，乘車帶僕至質庫，脫金手鐲二以質錢。掌櫃人細閱之，黃赤無偽，稱各重五兩。問所需，京錢五百貫，掌櫃人還之；其人讓至三百貫。北地尚錢帖，如數給之而去。旁一丐者，脫其破襖質二□貫，掌櫃人叱之。丐笑曰：「假金鐲當錢三百貫，我襖雖破爛，尚非廢物，何不值二□貫耶？」掌櫃人心疑，復閱其鐲，則已被易包金者。問丐何以知之，丐曰：「此有名騙子手，我知其寓處。」掌櫃人願給丐錢兩貫，偕往尋之，至寓，果見其車在外，丐遙指其人，得錢脫身去矣。掌櫃人入寓，則見其與顯者共飲，未敢喧嘩。因寓主通其僕，喚之出，與之辯論，其人曰：「物既偽，何以質錢如此之多？明是汝換我也。」互相爭執。顯者聞聲邀二人入，笑調其人曰：「我輩寧吃虧，勿佔便宜，不可與市井之徒較量，有失官禮。足下錢尚未用，何不還之。」其人似不得已，委屈聽命，乃以原籍帖贖還二鐲，掌櫃人欣然領去。至晚至錢局取錢，則已取去。出其帖比對後帖，係好手描摹者。復至寓，則去已久矣，丐亦不知所往。

有京卿惡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，其子不知所之。後京卿出為方伯，入廟行香。其時府縣以下，侍應者數□員，士庶環觀者數百人。突有衣冠破爛者，至方伯前，長跪號哭曰：「兒情願改過，任憑父親處置，再不敢稍有違犯，伏望收留。」叩首無算。方伯細察之，非其子也，大怒叱曰：「何處匪徒，敢冒吾子，殊屬大膽！」飭役加以繯繼，面交首府問罪。首府帶署訊之，其人供稱，前因不好讀書，不受訓飭，偶有觸犯，被逐在外，只求為之挽回，情願奮勉用功，不敢稍惰，有負恩隆。首府請之家世，言之鑿鑿，且察其神色悲慘，語言明爽，似非作偽者。試以學問，亦能作文，信其為方伯之逐子也。留之府署，易其衣冠，公餘為方伯委婉導之。方伯曰：「實非我子，若無為匪情事，任君遣去可也。」首府歸與眾官議之，眾皆請見其人，問其志向，則憑涕泣曰：「父性嚴厲，己實不才，唯有回籍應試。倘得功名，以贖前愆，恨無旅資，奈何？」眾憐其志而哀其遇，遂為資助數百金，送之去，而以責逐復方伯也。後聞家人言，始知偽而非方伯子也。

越人倪某，世習申韓，由幕而官，去官復幕，在保陽待聘，住旅寓有時矣。迫切鑽營，無微不至。是年冬，寓中內廳宅，有人來往，章服華煥，僕從趨踰，往來之客，絡繹不絕，似皆憲司之紀綱也。倪詢其僕，知為大名府總司閩，奉本官命，來省置辦衣飾，為少君完姻，並延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，以辭舊友者。倪探得其情，即具衣冠往拜。其人稍閒，即與盤桓，竟成莫逆。知其性情慷慨，而目不識丁。一夜，漏已三下，突有役來，傳本官諭帖，催其人歸去。其人得信，叩倪寢門而告之，曰：「請先生起，煩為一讀來書。有役守候，不能待旦矣。」倪起而誦之，不過因辦公乏人，諭令速將什物置妥即去；並舊友辭定，所訪之新友，必須於開篆以前到署等語。其人踟躕曰：「辦物不難，訪友非易，先生意中有信托之人乎？」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，助其東人升遷者不一。其人笑曰：「吾以先生為記室耳，疇知申韓妙手，近在鄰居，而猶外求人耶。」即請代某虞復云：「以千金訂定倪先生，俟各物辦齊即回，不敢逗留也。」倪為書就，交役竟去。次日，其人送關書聘儀來，請安侍立，不敢抗禮。其僕從咸來叩喜，倪大悅。扯其人入坐，曰：「相好在前，既承不棄，斷不可以常情拘也。」其人稱謝側坐，告以首飾尚未造完，俟工竣先歸，當遣車奉送耳。

又數日，見倪似有不豫之色。倪惶然叩故，其人曰：「貴鄉親某號緞局內，看定貨物，不過偶掛數百金耳，艱持不捨，何其吝也。」倪曰：「方僧恒情，何足怪者。我與素識，代為作保，雖千金亦不靳矣。」其人曰：「如此固好，恐先生未之真信耳。」倪曰：「忝在同署，尚何疑，是足下多心矣。」即偕赴緞局，所定之物，實千餘金，僅付百兩，餘皆掛欠；故未肯與。然局主已訪得大名確有姻事，及倪就其幕。故倪至，懇懇款接。其人笑曰：「爾舖主不我信耶？請以先生為質。明年來請先生時，其價原車帶到，決無貽誤。」倪亦言其就事之故，願力任之。局主欣然交其貨物，給其人滿載而去。次年，俟至春仲，無車來接。局主懷疑，邀倪同往大名。問司閩，並無其人，亦無易幕事。倪歸，貨其行李以償鋪帳，悔恨無及。

江右某宰相，保舉其門人某為江南中丞者，某感恩戴德，思有以報之。適相之次公子，以書來干謁。中丞見之，其人少年倜儻，應對如流。緣書中有告助意，問其所需，以二千金為請。中丞允之，請與盤桓，則以父命迫促為辭。及回拜，則見其巨舫懸旌，行李僕從，莫不炫耀。中丞意師相素尚儉樸，而其子不類，心有所疑；其幕中有同門某孝廉，以疑質之。孝廉曰：「某公子，予幼曾見之，今相隔有年矣。」出其所書與扇，中丞觀之，楷法挺秀，笑謂孝廉，曰：「明日我宴公子，屈閣下作陪，面索其書，則真偽立辨矣。」乃設席請公子。公子來見孝廉，先呼曰：「兄台相隔多年，尚識鄙人否？」孝廉不能辨，唯唯而已。中丞出紙求書，公子欣然允諾，命僕研磨，其僕面赤手戰，目視公子，公子吟哦聯句，提筆欲書，忽擲筆叱僕曰：「盍去諸！彼慢我矣。乘我有所干求之際，故索我書，彼乃以賣字之文巧視我耶？」揚長出外，登輿而去。中丞追送之，亦不回顧。中丞自悔魯莽，具黃金二百，至其舟中謝罪，強之收受而去。未幾，又一中堂之幼子來，與前人名東相同，並無書札。見之，則樸素暗淡，恂恂儒雅，使孝廉相客，客不認識。留之入署，亦願往；索其書法，亦無辭。中丞狐疑莫解，使捷足入都探之，始知前者人騙子手矣。

浙有洋商金姓者，送其子姪應童子試，寓學院之東轅外。有人叩門請見，金見之，衣冠華煥，僕從甚都，訪問書生陳某有無。先是金與陳係中表，知其向在江南游幕者，其時實未回籍，乃告以故。叩其來訪之意，其人躊躇曰：「陳君不來，事不諧矣。我施姓，東南某科乙榜，與陳君至好。我為學使所聘來此閱卷者。」遂告別而出。門有肩輿，施登輿，由東轅直入儀門去矣。金聞學使向有貨取之名，疑來人與陳必有勾串事，然亦無從進門矣，姑置之。

一日，偕親友遨遊西子湖，於聖因寺前遇施。同行兩客，皆翩翩年少，從事輩三四人，隨有輿馬。遙見金來，施出隊趨迎，握手道故，指一衣秋香縹襖帶盤金便帽者曰：「此學使之大公子也。」又指一卵色紡衫者曰：「此某孝廉，我同年同事也。」又謂二人曰：「此金長者，係我至友。」遂問金同行親友之姓名，互相揖讓。施大笑曰：「難得英俊多人，不期而會。我合作東道主，暢敘一日矣！」邀入五柳居，登樓列座。酒家以木板來，指點酒肴之精妙者，次第供應。施與孝廉，縱談古人，議論文墨，公子慙慙勸金浮大白。酒正酣，蒼頭飛馬來曰：「大人有命，請公子同歸。」金暗起給資，酒家曰：「上座之客，入門時已先付訖。」金侷促不安。施等皆下樓，謂金曰：「三生有幸，始得定交，如蒙相思，只須告把門張老，我自來耳。」作別乘輿乘馬，紛紛而散。

金歸與子姪言之，僉參贊作報瓊之舉，以申敬意。遂於旅邸盛設，具東交張老以邀三君子。次日，施來赴宴，大公子與孝廉，

皆為公事所羈，不能共酌，心甚歉然，囑某致謝。遂入席，請金之子姪皆出，索窗課閱之，曰：「佳則佳矣，但與學使風氣，尚不甚合。就文論之，即如某篇，某處應提，某處應頓，結以大尾，則投學使之好，無不命中矣。」咸服其論。金乃重伸陳君之說，究為何事。施曰：「爾我既成相好，不妨實告。學使之大公子，好與人相接，囑我輩為之介紹。陳君前約，貴處之某姪，通邑富豪，欲與公子納交，不意陳君逗留不至，實為缺興。」金曰：「如我子姪，不識可以充數乎？」施曰：「無不可者，但縞之費，各需千金，能乎否乎？」金曰：「得半之道，尚可勉力。」施難之。金再三懇切，既而曰：「幸有我在，或可商辦。」言未已，有一役以提督學院大燈來迎。金送出門，見其由中道人，文武巡官，皆中立候進。金深信不疑。

翌晨，施來，曰：「關防在邇，遲恐不得出。茲大公子以我故，屈允所請，鬚面封禮物，榜發來取。」相與同赴錢局，如數兌銀，公封而回，給以關節。未幾試畢，金之子姪，皆落孫山外，始疑之。赴局開兌，則原封不動，而易以磚石矣。內有一紙書云：「大宗師如此清正，汝曹妄想功名，理應重罰。所封千金，權借濟急，銷汝罪行。以佛法論之，或者來世有奉還之日，未可知也。不必冤曲好人。此囑。」金大怒，納交巡官，以訪其事，始知學使幕中，實無施姓，即大公子亦年貌不符。細揣其故，係騙子先冒雜役，放水菜時入內，其時號舍無人，藏匿其中，易衣冠而出。巡官見其華煥，且自內出，則拱候之；其人亦然。入則仍易破衣，由雜役中出矣。至把門張老，及燈籠夫，皆其黨役充者，榜後俱逸。所騙亦不僅金姓一處也。

有貴公子挾重資游姑蘇以買妾者，官媒喚來數□人，皆不合意。一老嫗隨輿而來，曰：「郎君法眼過高，此等人皆不中選，非我姨家瑤仙大姑不能如願，惜身價過高耳。」公子聞之曰：「如果真正佳人，何妨重價。第恐有名無實耳。汝姑帶來一觀。」嫗笑曰：「我知郎君，只好看瘦馬婢耳。清白人家，即窮至不吃飯，何肯將嬌女送與人看耶？」公子謝過，願同往訪之。嫗曰：「我試言之，不知人家願否？」公子許重給媒資，嫗請姑探之。隔五六日，公子望眼幾穿，嫗始欣欣然來，曰：「憑我一片舌，煞費苦心，肯與郎君一面矣。」遂往觀之。其女一拜而退，娉婷之態，秀麗之容，公子已神魂欲墮。旋聞琴韻鏗然，和以燕語鶯聲，長吟度曲，公子幾入癡魔，亟問值價。嫗忙掩其口扯之出曰：「郎君幾自誤，此女不可唐突，當雲聘作亞妻，則其父貪而好名，或可動之。既至爾家，則任分嫡庶矣。」又言聘只千金，女須衣飾，尚須綵輿迎人，缺一不能成也。公子已心醉，無不從命，乃立婚書，納聘約吉迎娶。公子僱巨舫，作洞房，欲仿范蠡載西子游五湖故事，先買一婢以俟。至日，綵輿迎來，嫗與婢扶新人入艙坐，嫗乘鬧逸去。公子揭去新人面巾，神色煥然，唯不言不動。爰設度遣婢，公子親手扶之，新人失跌，其聲禿然，以火照之，乃廟中木偶耳。急遣人追至女家，則門鎖閉。訪諸鄰，曰：「是家偶賃此宅以嫁女，茲已送女去，不知所之。」問諸官媒，無識嫗者。計花費千餘金，僅載二粗婢，索然而歸。

姑蘇閭門外，通衢大道，百貨交集之區，而人參行尤盛。間有空宅，亦甚寬廣。時有服四品衣冠者，遷於空宅，門懸候補府陳姓封條。其司閩司帳司廚及侍從之僕數□人，出入乘四人輿，張紅蓋，現任之府州廳縣，僉鳴鉦開道來拜。時亦宴客，輿馬盈門，參行人見之屢參。一日，有二僕衣履鮮華，相率至各參行，閱貨問價。行主叩其主，則曰：「西人也，為陳天官之長公子，以蔭生加納太守，分發江蘇候補者。家資億萬，舉家皆嗜人參，以代茶飲，前帶來參將盡矣，主人命我等選擇公平之家，以便長可交易。」於是行主爭趨其僕。而僕游□餘家，皆不合意。是時，參業中專有陪賓之伙，已遍傳各行。故二僕遠至一里之外，行主者皆知之，情願許二僕重扣。僕許，行主遣伙持參同去其寓，先稱一兩試嘗之，價值三百餘，即與寶銀七提。其伙回，侈張公館內之華麗，且探知其太夫人，每日需服參三錢，一年有□數萬金交易。其眷屬不日到矣。行主甚悅。未幾，其主豔服乘輿而來，謂行主曰：「爾家貨真價實。我太夫人已到，常吃好參，須至佳者。」行主奉以頂上參，稱四□兩，命一伙攜參去兌銀，且曰：「兌齊後，遣工人抬送銀封可也。」二伙相從至館舍，登堂入室，旋達後樓。其主以後樓為房，房內羅帳高懸，錦衾繡縵，洋表時鐘之屬，陳設煥然。其箱篋以四為式，自牀東直至窗前數□號。乃命僕開第五排，二□號貼地一箱。正拆銀封秤兌，忽樓下有人操西音，大呼而來，曰：「今日虎邱之東，奈何不赴？我尋將來也！」其主謂二伙曰：「客且坐，此我鄉親某刺史也。其向我借貸屢矣，不可使彼登樓，見如許物，則更擾累不清矣。」使僕以參及銀皆歸箱內鎖之，匆匆下樓，聞彼來客強拉之行。僕來送茶，傳其主命，曰：「煩客略坐守，去即來矣。」乃反扣樓門而去。旋聞幼僕數人，在下戲謔，始而喧嘩，繼而揪鬥；有老蒼頭來吆喝，不應，鞭撻從之，幼僕不服，哭聲震耳。久之寂然。至晚，無一人來，二伙設飯，推窗望樓下，適行主同伙持燈喚入。二伙應曰：「勿庸著慌，人參與銀俱在此。」行主登樓，去扣入門，以火照之，二伙指此箱，曰參銀都在內也。行主曰：「予自大門至樓，人物一空，似已遷去。不妨開其箱。」遂共觀之，洞見樓下。細揣其箱底，與地板鑿通，觸機運轉。遍舉各物，無甚貴重者，除羅帳外，其衾縵係高麗紙印洋花者；鐘錶僅有外面，中空無物；箱皆紙糊，中藏石塊數包而已。始悟諸僕叫喚爭鬥時，正轉運箱內之物，以人聲嘈雜混之，俾不覺。行主鳴諸官，且問與騙子往來之故。官曰：「以都中樞密信來，不能不答。」乃為緝捕，毫無影蹤。

有耆而聾者，在武大關陵乞丐。關前來一官舫，揚旌鳴鉦而泊。艙中有五品官，探首見丐，使從者扶之登舟，官細察之曰：「汝非某長者乎？前曾繼我為義子，我因回籍求功名去，今幸選得是邦官，不意義父一貧至此，兒之罪也。」丐知其誤，姑應之曰：「我年老糊塗，前事如夢矣。」官曰：「雖係風塵面目，骨格猶存，兒識之無誤。」飭從者請封翁先付浴室沐浴更衣，移舟至僻靜處所，頓養月餘，為之櫛理鬚髮，暗以膠粉染之，幡然一變。謂曰：「兒衣不稱父身，將入市買金帛，為父修飾，以便同赴任所。但父雖在此行乞，恐城中有識者，礙兒顏面，至舖內閱貨時，合意，只須搖首，不可多言。」丐允之。放舟入城，喚肩輿二乘，隨帶二僕，父子皆服五品衣冠，招搖過市。入銀樓換金約臂，每個重四兩者兩對，謂舖主曰：「我將赴緞局，偕往兌銀可也。」舖主從之。入緞局，以單與局主觀之，須三千餘金貨物。邀入廳堂，慇懃款接。私叩其僕，知少者為嚴州二府，老者是其封翁。因二尹之妹與首郡太尊之子結親，送至會垣完姻，置辦贈嫁物耳。局主分外趨承，設席宴之，官並邀金舖主同坐，曰：「是我好友。」舖主唯唯聽命，方自以為榮。局主乃出縐緞洋呢各物，先奉封翁閱之，封翁皆搖首。局主曰：「此皆上等貨也，可以入貢，豈不堪服用耶？」官曰：「既不合父意，可與我妹觀之。」飭輿夫扛抬貨物，一僕押去。良久未回，又飭一僕往催。輿夫先回曰：「舟中人囑我稟官，曰縐緞經姑娘目，俱合意，不知應用何號平色銀兩，請官自去檢點。」官謂局主曰：「煩侍父暫坐，我去兌銀即回。」乃乘輿去。至舟，多給輿夫錢文，曰：「爾等往來勞苦，先吃飯去。」輿夫走而舟開行矣。丐坐局中，俟至更深不來，局主與金舖主皆惶急，不得不追問封翁。丐亦情虛，語言閃爍。群擁之鳴官，大令究其實情，亦無可如何，不過緝而已。釋丐出，眾褫其衣服，唯靴帽不合時宜，眾皆不服。此丐尚戴五品冠，著朝靴，赤體叫化，見者大笑。

蔣中丞撫浙時，察訪官民之不法者，重懲之。溫郡某太守，■簋不飭，聞風而懼。突有外來三人操北音者，寓府側，不言所事。凡太守升堂，必往觀之，暇則與館人辯論太守之是非曲直。館人怪之，密報府縣。太守俟三人出，遽搜其行李，得中丞訪牌一道，凡太守私事俱在內，宛然紫印。又首縣致永嘉令一函，尚未緘封，有云：「蔣廳尊奉大憲命，探事實治，諸祈照察」云云。太守益懼，密與永嘉令商酌，擬重賂之。三人歸，見箱篋俱亂，喚館人詰之，館人曰：「閣下去後，太尊來拜，必欲面晤，在房中坐候半日方去。動閣下之行李者，其太尊乎？」三人默然，既而曰：「機事泄矣，盍去諸？」遂買舟行。館人飛報太守，轉令永嘉令往拜之。至舟中僅有二人，令問蔣司馬何在，二人曰：「我主馳回省垣去矣，留函奉呈。」令收閱。一係首縣原函，一係司馬自致，云：「公事匆促，不及謀面，深致抱歉之意。」令白太守，修書饋柑桔四桶，中藏白物，因其僕追贈之。未幾，太守至省，晤蔣司馬，訊無赴溫事，知前物已入騙子手，而不敢言。

有乘舟攜僕訪親者，舟抵岸，謂其僕曰：「我先赴親戚家，汝將行李收拾，遷至頭艙，我著人協同起去。」僕如命，坐於舟首俟之。有一人來，手攜竹籃，內存大米數升，至河浜淘洗者，笑謂其僕曰：「此處泊舟，須要小心，昨日我目睹一舟，亦如是停泊，一賊如是登舟。」其人即躍上，曰：「舟中亦有如是一卷行李，賊如是竊取。」其人即背負之，曰：「如是登岸竟去。」僕方笑曰：「此人何其呆也，自棄其米，為人負重妝點，何為耶？」舟子曰：「此人一去不顧，恐是騙子。」僕悟急追，不知所之矣。

有儒生赴歲試者，舟抵岸，行李遷起，尚未議定腳價，姑坐行李上守之。忽有衣冠而來者，對之長揖，曰：「兄台何自來耶？」生忙回揖，細認，彼此皆不識。來人曰：「誤矣。」揖謝不安而別。生退坐，仰後倒地，方知行李已為人抽去。

薊曰：龍有嗜，可豢之；物先腐，蟲生之。諸公皆有隙可乘，故入其玄中。然東坡云：「回視人間世，了無一事真。」誠哉是言也。無論■■中百貨雜偽，試問醫者充市，疇為張長沙劉河間耶？星者盈街，疇為李虛中袁天罡耶？當今入幕之賓，名為習申韓者，不知申韓是一是二，是何代人，何曾讀不害非子之書耶？或者謂九流雜技，固不足道；甚至科甲遍宇內，何者為班馬屈宋之詞華，何者為周程張朱之理學，叩之茫然者居多，不過以八股時文，騙功名耳。嗟乎！紛紛一大世界，人騙己，己騙人，有時己亦騙己，何怪乎騙子手耶？

方幼樗曰：一片婆心，喚醒世間多少自欺欺人之輩，筆亦古秀而健。